



旷野

■熊林清（重庆）

突然就成了旷野，十二月
那些拥塞的物件已被北风收拾干净

连鸟鸣也不留下。连太阳也无所
适从
匆匆地走下空阔的舞台

一个人在这时出现，是多么不合
时宜啊
幸好他只是路过，正赶往十二月
的背面

在那里，他将再次遭遇
那些被风吹走的事物，在太阳的
照耀下

墓碑前的雪

■葛贵纪（山东）

一场雪从纸篮里飘落
扑簌簌碰了我的裤脚
雪花成了黄色的纸箔
它们在等待发落

一个棱角已开始融化
在融化中我看见了
爷爷在向招手
那颗黄色的金牙还在发光

手拿打火机先点纸箔
还是先点花圈
向墓碑上的爷爷询问
他用手指了指 先点着雪

一枝梅花

■李钧（河南）

再伸展一下
就从树的阴影里
伸展到了阳光下
尽管寒风仍凌厉
尽管冰雪仍封锁

冬阳下，一些梦想
被冷意囚禁了太久
是时候了，酝酿一次出逃
逃到阳光下
逃到梦想开花的地方

冰冷会慢慢消融
而且不需要太久
一枝梅，绽放温暖的欲望
面向时光
面向不屈的信念
当点点红簪上枝头
梅说，我还给你一个春天

枯荷

■周建好（江西）

几笔铁画银钩
立体地书写在池塘
任人临摹
由风评说

几许风骨
穿透冬天的冰
把一个破败的池塘
支撑成水墨画

折断和未折断的荷枝
分明是一把把利剑
斜斜地插在冬天的心脏

人间至情

■陈雁茵（英国）

丹曦灼赤玉，玉露桂樽滢。
素手流霞染，衔觞咏至情。

母亲和酒

■李旭滢（河北）

也要来上两瓶酒。我去商店，
握着沉甸甸的酒，又想着母亲
那张微笑着的脸，不禁加快了
步伐。

母亲虽然很爱喝酒，但她
的肝肾功能都没有什么问题。
这很奇怪。因为我父亲滴酒不
沾，肝肾却不好。那次，我和
母亲一起去医院查体，年轻的
我化验单上的上下箭头竟然
比母亲还要多出一倍有余。我
也不喝酒，也没有别的爱好。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不知所
以。

母亲和父亲一起在北方生
活，虽然说是远嫁，但也不算
传统意义上的入门。某日的下
午，我那八十多岁的奶奶由于
三伯过世只剩下父亲一个儿
子，而向父亲打电话大声哭
诉，希望父亲能把她接来一起
生活。这件事情让父亲和母亲
闹了矛盾。

母亲坚决不同意和婆婆一
起居住，而父亲是个远近闻名
的孝子，又怎能抛弃下耄耋之
年的老母不理。母亲和父亲从
开始的拌嘴到吵架，从热战持
续成冷战，到最后谁也不理
谁，各做各的饭，各回各的屋
睡觉。

“你就服软一点吧！”外

婆这么劝母亲道，“当媳妇哪
有不委屈的。”

“可我在别的事上就不委
屈吗？”母亲说，“要我婆婆
来，坚决不同意。”

为了这事，父亲很是生气，
甚至抛出了“离婚”这一字眼。
母亲也来了气，道：“离就离，
谁怕谁。”于是父亲心一横，
骑上他那辆破旧的摩托车独
自回老家接奶奶了。

然而，意外总是在不经意
间发生——在离河北不远的
山东的路段，有一个大货车司
机因为疲劳驾驶，直直地撞向
了我的父亲。顿时，我的父亲
被卷到车底，没有了气息。交
警来了，找到了肇事司机，定
义这场事故是对方全责，并判
处对方赔偿我家十余万元。
可是，这也不能挽回我父亲的
生命。我的父亲，我家的顶梁
柱，没了。

母亲听到这个消息是恍惚
的。她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
反复地在院子里踱步，有时还
会木木地问我：“你爸真的死
了？”我不敢回答她，也不敢
看她的眼睛。我知道，我无论
说出哪个答案，对她都像是用
一把刀无情地凌迟。按理说，
在祭拜过世的丈夫的一年内，

母亲是不允许喝酒的，可我看
着她实在太悲伤、太难过，还
是会偷偷买些酒给她喝。母亲
的酒量显著地大了，她从不在
白天哭，但是在晚上，我能透
过隔音不好的墙听到她隐忍的
呜咽。母亲说，她只有酒了。

父亲的老家总归是要回
的，到了父亲的家里，我只能
尽力在各色人马的言语中护
着母亲。平日要强的母亲对着
往日亲属的指责一言不发，只
是去买了一堆成都酒在家里，
每天喝几瓶。这酒，父亲和她
结婚的时候喝过，是他们的交
杯酒。在父亲出事以前，母亲
提起这件事是微笑着的，面带
红光的。后来，母亲便再也没
有提起过和父亲的往事。

父亲去世一年后，我和母
亲一起去祭拜，发现她带了几
瓶酒。“喝点吧，”母亲说，
“就当陪我。”我虽然身体不
适，却也喝了几杯，这酒真不
错，好像我自己也沉浸在那蒙
蒙的醉意里。

三年后，母亲因病去世。
这酒虽好，却也没人陪我喝
了。



绝处逢生 摄影 | 舒建国（湖南）

大黄狗和绿鹦鹉

■滕连庆（山东）

大黄狗对那只绿鹦鹉一直
看不顺眼。

绿鹦鹉平时啥都不干，只
会耍嘴皮子，动辄学这个叫
那个唱，还时不时模仿大黄
狗的叫，好像故意嘲笑大黄
狗：你堂堂一狗，叫声竟没
我学得好听。更为可气的是，
主人对绿鹦鹉格外好，专门
为绿鹦鹉量身定做了宽敞明
亮的大笼子，整天挂在客厅
最显眼的位置。绿鹦鹉平时
吃得也特讲究，瓜果、蔬菜
都是专门买的有机产品，水
果都

削了皮，切成条状，就连喝
水，也只喝温白开。主人三
天两头带绿鹦鹉外出遛弯、
串门。每有客人来，必引到
绿鹦鹉前，让她学叫学唱，
出尽风头，博得客人连连喝
彩。

大黄狗就差多了。屋檐下
一个废弃的破旧鸡窝是它的
家，吃的都是主人吃剩下的，
主人从饭店打包带回的猪骨
鱼刺虾皮就是大黄狗最奢侈
的生活改善。一次绿鹦鹉正
给客人绘声绘色表演着，大
黄狗气不过，便冲着绿鹦鹉

就是一番狂叫，结果主人不
问青红皂白，劈头盖脸就是
一顿皮鞭来教训他。

大黄狗对绿鹦鹉始终耿耿
于怀：想你能人模狗样学这
学那，俺也能！他便不再专
心看家护院，一味琢磨起学
鸡学鸭学鹅叫，还专门拿出
时间模仿绿鹦鹉的“丑态”。

有一次，客人刚进院，大
黄狗就不失时机地学了几声
猪叫，惹得客人直竖大拇指，
啧啧称赞“学得逼真，这狗
成精了！！”

大黄狗听到客人的夸赞，
有点得意忘形。那晚主人外
出，家里进了小偷。小偷乍见
大黄狗，吓了一跳，正欲转身
跑掉，却瞥见大黄狗没看见他
似的，正面向猪圈全身心学猪
叫。小偷吊着的心这才放下，
从容进屋，提了鸟笼子就走。
小偷经过大黄狗身边时，笼中
的绿鹦鹉发出凄厉的求救。大
黄狗非但不理，还仿绿鹦鹉有
模有样地叫了几声。

第二天，主人牵大黄狗出
门。

第三天，大黄狗窃喜：主
人这是带自己出去遛弯、串
门！没了绿鹦鹉，自己该得宠
了！！

热闹的大街上停着辆带大
铁笼子的小货车。直到车主把
大黄狗诱进铁笼，大黄狗才明
白原来自己被卖了。

大黄狗声嘶力竭地冲主人
哀嚎，主人却装着没听见，跟
车主嘀咕道：“看家护院是本
分，他倒好，不务正业，留之
何用！”

本期责任编辑

诗歌编辑：郭园 叶桂秀

散文编辑：王晓军 刘群力
莫喜生

小说编辑：王建成 冯开俊